

● 韩陈其 / 编著

汉语借代义词典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借代义词典/韩陈其编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9

ISBN7—5406—3201—1

I. 汉 . . .

Ⅱ. 韩 . . .

Ⅲ. 借代义—汉语词义—词典

Ⅳ. H13

汉语借代义词典

韩陈其 编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2.5 印张 495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8000 册

ISBN 7—5406—3201—1

H·34 定价:2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序

徐 复

韩君陈其前撰《中国古汉语学》一书，余为之序。顷又阅其《汉语借代义词典》稿本，富有条理，且考证详明，为切于实用之书，故乐为嚆引，以绍介于读者。

韩君谓余曰：借代义，指通过修辞学上的借代手法而使词产生新义而言。易言之，借代义可独立成为固定义项，与修辞学所说临时借代不同科。余阅其书，内容彙备，哀集将及四千条，累百万言。手此一秩，将如入宝山，予取予求，其有裨学林，匪浅鲜也。

在古代典籍中，大量记载着借代义的出处和诠释。举其较早者：《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有室。”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孔颖达疏：“壮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为室。”又《诗·卫风·硕人》：“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毛氏传：“东宫，齐太子也。”孔疏云：“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又《汉书·王莽传》：“开门延士，下及白屋。”颜师古注：“白屋，谓庶人。”继申之曰：“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又《左传·昭公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孔疏云：“战必令人执兵（武器），因即名人为兵。”凡上所释，以室为妻，以东宫为太子，以白屋为庶人，以兵为士兵，皆古人所用借代义也。其词散在各处，汇成一编，纂集者之辛劳，检核者之福音也。

借代义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弹歌》、《诗经》，下及《水浒》、《红楼》，篇章所载，无乎不在。在相当久远的时代里，借代义曾经全面深刻地体现了汉民族的独特而又丰富多采的历史文化。例如：从“金乌”的借代义是“太阳”，“蟾兔”的借代义是“月亮”，可以窥知远古的神话文化；从“布衣”的借代义是“平民”，“朱紫”的借代义是“高官”，可以窥知古代的服饰文化；从“东床”的借代义是“女婿”，“红娘”的借代义是“媒人”，可以窥知古代的婚姻文化；又如：从“杜康”的借代义是“酒”，“元宵”的借代义是“汤圆”，可以窥知古代的饮食文化；从“西宾”的借代义是“蒙师”，“皋比”的借代义是“讲席”，可以窥知古代的家塾文化；从“百里”的借代义是“县令”，“千乘”的借代义是“侯王”，可以窥知古代的官府文化；从“鱼雁”的借代义是“信札”，“羽书”的借代义是“檄文”，可以窥知古代的书信文化。林林总总，难可悉数。据此以言，这部借代义词典，也可视为古代百科文化的缩影。

韩君深沉直谅，善于思考，发为文辞，新义稠叠，侪辈多羨称之。其治学专精，心无旁骛，编撰词典的时间，长达15年之久，可以知其勤劬矣。商务印书馆曾于1984年致函作者，对词典编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汉语借代义词典》样稿已阅，我们认为内容比较新颖，并且具有实用价值。”10年以后，这部《汉语借代义词典》终于杀青问世。它对语言文化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立了一大功。逞笔书此，用来表达我的喜悦心情。

1994年4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前言

(汉语借代义简论)

韩 陈 其

一、词的借代义

所谓借代义，就是指通过修辞学上的借代手法而使词产生的新义。这种借代义，已经是词本身所具备的固定义项，而不是词在上下文中获得的临时修辞义。借代义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全面深刻地体现了汉民族的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

词的借代义作为一种名称，是本人在1981年首先向学术界提出的。^{*}但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古人早就有过一些零星的然而是比较正确的认识。例如：

室。——三十曰壮，有室。（《礼记·曲礼上》）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孔颖达疏：“壮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为室。”

东宫。——东宫之妹，邢侯之嬖。（《诗经·卫风·硕人》）毛亨传：“东宫，齐太子也。”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

* 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97—300页；程会昌《诗词代语缘起说》，《国文月刊》1949年第78期，第1—7页。

** 详见韩陈其《词的借代义》，《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75—81页；参见《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第111页。

白屋。——开门延士，下及白屋。（《汉书·王莽传》）
颜师古注：“白屋谓庶人。”“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

兵。——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於宗丘。（《左传·昭公十四年》）孔颖达疏：“战必令人执兵，因即名人为兵。”

以室表示妻子，以东宫表示太子，以白屋表示庶人，这都是用处所（所居之处）代人（所居者）而形成的借代义。以兵（兵器）表示人（执兵之人），这是用物代人而形成的借代义。这些借代义已是固定的义项，而不是临时的修辞义。下面有一个绝好的例证：

良人。——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诗经·唐风·绸缪》）毛亨传：“良人，美室也。”孔颖达疏：“下云‘见此梁者’，梁是三女，故知良人为美室。”

用“美室”的借代义——美丽的妻妾——去释“良人”，贴切准确又恰到好处。而当今的一些《诗经》注译本有的把“良人”直接译成“好人”，“见此良人”译成“见到这好人”，因而这“好人”是男是女不得而知；有的注成“良人，好人，女对男的称呼”，有的注成“‘良人’，犹言好人，这里是男称女”。*“好人”，男女皆可，而“美室”却专指女性，相形之下，古注远胜今注，全在于深明词语借代之义。

然而，词的借代义的产生过程，有时是很复杂的，因而辨析和识别时或有很大的难度。例如：

织乌。——东坡尝言：“鬼诗有佳者，诵一篇云：流水

• 依次见：袁愈荃等《诗经全译》第15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高亨《诗经今注》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版；余冠英《诗经选》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殢宫空对棠梨花。”尝不解织乌义。王性之少年博学，问之，乃云：

“织乌，日也。往来如梭之织。”（赵令畤《侯鯖录》卷二）

织乌形成表示太阳的借代义的途径应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太阳“往来如梭之织”（日月如梭），因以太阳的动作行为代其主体——太阳；二是传说太阳中有三足乌，因以太阳中的所在之物（动物）代其所在——太阳。二者合起来，便可以织乌代日。苏东坡不解其义，王性之答其一半，而另一半世人皆知，便不说了。后世以织乌代太阳，用例甚多，如李昌祺《剪灯馀话·至正妓人行》：“织乌荏苒忙过隙，司马仇澜已湿衿”。

由于对词的借代义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一些辞书在处理词的借代义时，或是含糊，或是以比喻义说借代义。先看《新华字典》：

函。——本义：匣，套子。转义：信件（古代寄信用木函）。

箋。——本义：小幅的纸。转义：书信。

简。——本义：古时用来写字的竹板。转义：书信。

作。——本义：做成，制造。转义：作品，文学家或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新华字典·凡例》说，转义“表示由原义、故事、成语等转化而成的意义。”但从以上四个例子却可以极其明显看出：以上这些词“转义”与其定义不相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谓“转义”都是由“本义”通过修辞上的借代手法而最后确定下来的。例如：“作”的本义是“做成、制造”，是一种动作，后来代替了动作的结果——“作品”等。这就运用了动作代结果的借代手法。现在还常说“大作”“拙作”“剧作”等，这个

“作”的词义就是通过借代手法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再看《辞源》：

【白兔】俗传月中有兔，故多以白兔、玉兔喻月。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三一八月十五夜月之一：“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桑梓】诗小雅小弁：“惟桑与梓，必恭敬之。”桑与梓为古代住宅旁常栽之树木，东汉以来遂用以喻故乡。文选汉张平子（衡）南都赋：“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

【皇舆】国君所乘之车，借喻为国君、朝廷。文选战国楚屈平离骚：“岂余身之殒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以上三词的借代义统统被释为比喻义了，令人难解：白兔同月亮何以成喻，桑梓同故乡何以成喻，皇舆同国君、朝廷何以成喻？其实，以白兔表示月亮，这是用月亮中的所在之物（白兔）代其所在——月亮而形成的借代义。以桑梓表示故乡，这里用所植之物代其所植之处（也是用具体代抽象）而形成的借代义。以皇舆表示国君，这是用车代人（即用车子代乘车的主人）而形成的借代义。国君需坐朝理政，因又以皇舆表示朝廷（连环式的借代——“皇舆→国君→朝廷”），这是用人代其所在之处而形成的借代义。

人们已经公认，词通过比喻能产生所谓“比喻义”，那末词通过借代而产生的意义，自然也可以称为“借代义”。

为什么要提出“借代义”这个问题？因为语言中有大量的具有借代义的词存在。例如：“红娘”本是《西厢记》中的一个 人物，现在不仅可把帮助别人完成美满姻缘的有心人称为“红娘”，而且也可把有媒介作用的事和物称为红娘。这个“红娘”，

现在的范围可大了：女也行，男也行；人也行，物也行。如《江苏科技报》1985年10月28日第三版：“本报《技术市场》专版免费为科技界、企业界当红娘。”可见，“红娘”早已不是专指崔莺莺的侍女了。又如：1981年3月4日《光明日报》有一极醒目的标题：“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围城》。”这“长篇”明明白白指的是长篇小说，除“长篇”外，“中篇”、“短篇”的说法也很风行，其义不言而喻。现代汉语中词的借代义如“红领巾”表示少先队员，“阿斗”表示庸俗无用的人，“舌头”表示俘虏，等等，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

因此，个人认为：提出词的借代义这个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这不仅对汉语词义的演变途径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是具有切实意义的。

二、词的借代义与修辞学的借代手法

词的借代义与修辞学的借代手法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密切联系反映在词的借代义的形成，总是同运用借代的修辞手法分不开的；借代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是产生借代义的先决条件。显著区别表现在词的借代义已经成为词的一个义项，是固定的、单一的，不受语言环境的限制。而修辞学的借代手法的运用，也会使某词语代替别的词语来用，而具有别的词语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是临时的，不固定的，离开了一定的语言环境制约，就失去了这种意义。

什么是修辞学上的借代？有的说是“利用客观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巧妙地形成艺术语言上的一种换名”；有的说是“舍去

事物本来的名称，借用跟它相关或相似的事物名称来代替。”其实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借此代彼。这个“此”可以代一个“彼”，也可以代八个、十个甚至更多的“彼”。这个“彼”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有确切的含义。下面试以“金”一词为例说明修辞学上的借代手法的特点：

金——刀剑。——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金，刀剑之属。”

金——刀锯斧钺。——为外形者金与木也。（《庄子·列御寇》）——郭象注：“金谓刀锯斧钺。”

金——钟鼎。——故功绩著乎金石，著於盘盂。（《吕氏春秋·求人》）——高诱注：“金，钟鼎也。”

金——铜锣。——裹子击金而退之。（《淮南子·道应》）——高诱注：“鼓以进之，钲以退之。”

金——乐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金，钟磬也。”

金——印章。——衍少事名贤，经显位，怀金垂紫，竭节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云之志。（《后汉书·冯衍传》）——李贤注：“金，谓印也。”

一个“金”字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分别表示“刀剑”、“刀锯斧钺”、“钟鼎”、“铜锣”、“乐器”、“印章”等意义。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拾金不昧，“金”代货币。以上“金”所借指的东西在古代都是用“金”（金属——铜或铁之类）制造出来的，因此就用制造这些东西的材料，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分别代替这些被制造的东西。这就是修辞学上的借代手法——“金”所取得的若干种意义，都是临时的，有条件的；一旦失去特定的语言环境，这若干种意义都无影无踪了，“金”仍然只是“金”

(“金”与其它词素结合而构成一个词以形成借代义，当作别论)。

然而，词的借代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一个词在产生借代义的过程中，可能有几个临时的修辞义，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淘汰了一些修辞义，一般地说最终只留下一个意义。这留下的意义就是借代义。下面试以“红颜”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红颜。——忆子初尉永嘉去，红颜白面花映肉。(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红颜”指年青人的红润的脸色。这是本义。

红颜。——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红颜”代青年，而且是男性。

红颜。——夫何美女之烂妖，红颜晔而流光。(曹植《静思赋》)——“红颜”特指女子漂亮的容貌。

红颜。——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清·吴伟业《圆圆曲》)——“红颜”代美女。

红颜。——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红楼梦·葬花辞》)——“红颜”代黛玉自己，亦即代美女。由此看来：“红颜”的借代义最后确定为“美女”，它的演变过程大约是，从本义泛指“年青人的红润的脸色”，发展为特指“女子漂亮的容貌”，然后运用以人物特征代人物的借代手法，使“红颜”代美女或男青年；后来“男青年”退位了，只剩下“美女”，借代义就形成了。现代汉语中用“红颜”时，人们的语感只能是女性，如标题——《“白发”向“红颜”求婚记》(原载《女青年》1985年第八期)。

修辞学上的借代是与语言环境分不开的，借什么，代什么，要有个来龙去脉；不能突如其来地借此代彼。在散文《雪浪

花》中，杨朔用“大白熊”代那个想雇驴逛东山的外国人，之前就有一段交代：

大白熊。——老泰山把剪刀往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得像条大白熊，别压坏了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杨朔《雪浪花》）

鲁迅用“圆规”代称杨二嫂之前也有所交代：

圆规。——一个凸鹁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鲁迅《故乡》）

这种“交代”，不仅是现代散文，就是古典诗词也属必不可少。例如：苏轼《三朵花》诗：“归来且看一宿觉，未暇远寻三朵花。”在这首诗的“序”里。苏轼对“三朵花”有个补充说明：

房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

原来“三朵花”是指“常戴三朵花”的人；如果没有说明，“三朵花”就真的是花了，这就与原意风马牛不相及了。

词的借代义一经形成，语言环境就失去了制约作用。词的借代义同词的比喻义（引申义）一样，是固定的。众所周知，词的本义与比喻义可以并存，因而词的本义同借代义也可以并存。例如：

内舍。——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前一个“内舍”与“边城”相对，显然指处所，这是本义；后

一个“内舍”是指居住内舍的妻子，是借代义。又如：

蛾眉。——齿如犛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蛾眉。——蛾眉欲颦兮，将言而未语。（《红楼梦·警幻仙姑赋》）

这两例中的“蛾眉”用的是本义——眉细而长曲。美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蛾眉”，因而遂以“蛾眉”表示美女，形成固定的借代义。例如：

蛾眉。——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李白《于阗采花》）

蛾眉。——寤寐相求反侧思，有情谁不爱蛾眉。（名教中人《好逑传》第一回）

蛾眉。——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

这三例中的“蛾眉”用的是借代义——美女，末例“蛾眉”又特指贵妃杨玉环。

词的借代义一般地说只有一个含义，但是，少数的词也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借代义。下面试以“青衣”为例作一简要的说明：

青衣。——青衣报平旦，呼我起盥栉。（白居易《懒放》）

青衣。——俄而二青衣导生至重堂廊东阶。（李昌祺《剪灯馀话·贾云华还魂记》）

青衣。——道罢，莲步却转，与青衣缓缓而去。（《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

古代婢女一般穿青衣，遂因以衣着代人，从而使“青衣”形成

表示婢女的借代义。以上三例中的青衣俱指婢女。这种表示婢女的借代义，自汉时便见用例，如蔡邕作《青衣赋》，其实就是《婢女赋》。

青衣。——阎罗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罢谟最（人名）向西北门。（《洛阳伽蓝记·城东·崇真寺》）

古代仆役一般也穿青衣，遂因以衣着代人，从而使“青衣”形成表示仆役的借代义。此例中的“青衣”正是用此借代义。

青衣。——老人拉住小海讲过，你是全国有名的青衣，又是他的领导，我能收你这样一个女儿，真是只有我们这个社会里才有。（于千千《于妈妈的女儿们》《读者文摘》，1982年，第八期，第13页）

元曲以及传奇中扮饰贤淑庄重的中青年妇女的正旦，一般著青衣（黑衫），因遂以衣着代人，而使“青衣”形成表示戏曲正旦角色的借代义。此例中的“青衣”正是用的借代义——戏曲中的旦角。

三、词的借代义的形成途径

修辞学上的借代手法是产生词的借代义的基础。但是，由于修辞学上的借代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借代义的形成情况就十分复杂。修辞学上的借代手法的运用，有的能使词形成借代义，有的却较少甚至不能使词形成借代义，其原因极其复杂。

词的借代义的形成，是汉语词汇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汉民族的广泛的文化背景，为词的借代义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才能正确认识 and 把握词的借代义的形成途径。

词的借代义的形成途径，从形式上说，占主导地位的，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十七大类：

（一）衣着服饰代人

布衣——百姓。——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史记·李斯列传》）

纨绔——富贵人家子弟。——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巾帼——妇女。——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红楼梦·芙蓉女儿诔》）

白袍——军士。——名师太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梁书·陈庆之传》）

南冠——囚犯。——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夏完淳《别云间》）

（二）生理特征代人

二毛——老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黄发——老人。——玄韶卷歌，黄发击壤。（张协《七命》）

红颜——美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圆圆曲》）

蛾眉——美女。——蛾眉笑楚者，宾客去平原。（李白《送薛九被谗去鲁》）

黑头——青年。——文武轻销丹灶火，市朝偏贵黑头人。（司空图《新岁对写真》）

(三) 以人代物

杜康→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杜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的造酒人。

杜宇→鸟。——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柳永《安公子》）——杜宇，传说中的蜀国国君。

干将→剑。——金羁映骠驎，后骑佩干将。（韩翃《送刘侍御赴陕州》）——干将，春秋时吴国制剑的工匠。

阮咸→月琴。——有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杨巨源《红线传》）——《唐书·元行冲传》：“有人破古墓，得铜器，似琵琶，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以木弦之，其声雅亮，乐家遂谓之阮咸。”——阮咸，晋时著名文学家，善弹乐器。

回禄→火。——又四五年，遭回禄，居室财物悉为煨烬。（蒲松龄《聊斋志异·马介甫》）——回禄，火神名。

(四) 以物代人

千金→小姐。——千金身已破，默默愁眉锁。（余公仁《燕居笔记·张于湖宿女贞观记》）

红粉→姑娘。——绿林此日称佳客，红粉今宵配吉人。（《警世通言·范鳅儿双镜重圆》）

桃李→学生。——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资治通鉴》二〇七卷）

鸳鸯→夫妻。——只听得丝竹管弦声，料今宵得遂鸳鸯愿。（《永乐大典三种戏文·张协状元》）

螟蛉→养子。——伤伯道之无儿，空占乌鸛；谓中